

石  
匱  
書  
後  
集

石匱書卷第四十八

馬士英阮大鍼列傳 四方國安

馬士英貴陽人萬曆己未進士歷官至大同巡撫都御史被逮論死年友阮大鍼為其黃緣得免先謫戍遂結為死友崇禎壬午又以大鍼力得復原官督師鳳陽甲申北變福主播遷在淮大鍼與士英視為奇貨以向年據擊妖書二案東林諸臣與福藩為難福王立可報復東林士

英遂以軍中願立福王為言迎至留都上箋監

國進士英為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都察院

右都御史士英盛設兵衛出入殿廷六部事權

無不掌握賣官鬻爵賄賂公行弘光好酒喜內

日導以荒淫毫不省外事而士英一手遮天靡

所不為矣旋起大鉞為江防兵部侍郎巡視上

江湖廣巡按御史黃澍同承大守脩太監何志

孔入朝求召對既入澍面糾焉士英奸貪不法

淚與語下志孔復前佐澍言其無上諸事士英  
稱疾出直而以金幣餽福邸馬閣田成張執中  
等向弘光曰主上非馬士英下得立茲逐士英  
天下皆議主上背恩矣且馬公在閣諸事不  
煩主上可以優閒自在士英去誰復有念

主上者弘光嘿然即賜諭留澍復連上十疏稱  
自古未有奸臣在朝而將帥得成功於外者必  
陛下內秉精明外採輿論國人皆曰可殺則殺

之母因一時之才情博辨誤信小人使黨羽既  
盛禍患驟至又云正人君子乞 陛下師事數  
人以樹儀表使輦轂之下貪污結舌邪佞閉氣  
無所容其樹黨庇奸之私而後討國門以外之  
賊無難又云自魏璫窺竊神器以來寔釀今禍  
附逆之人與薦逆之人皆有然心乞 陛下懸  
諸日月以除魍魎弘光屢趨澗赴楚迺去嗣是  
士英益無忌悼賄賂公行召賄降獻賊錦衣衛

都督劉僑至京仍補原官初左良玉恢復蕪湖  
僑送馬士英赤金三千兩女樂十二人士英咲  
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矣遂竝先帝復職至  
是召用之迺大開事例照例納官時為之語曰  
中書隨地有都督滿街走監紀多如羊職方賤  
似狗廕起千年塵拔貢一呈首掃盡江南錢填  
塞馬家口有奉化布衣方翼明抗疏上言政祈  
克終著送刑部問罪又有布衣何光顯疏請誅

馬士英詔戮於市籍其家乙酉四月初四日左  
良玉提兵向關清除君側傳檄討之飛騎上疏  
云、士英胆怯調黃得功劉良佐離汛遣劉孔  
昭阮大鍼方國安朱大典同禦之陞大典兵部  
尚書國安挂征南將軍印劉澤清亦託勤王率  
兵大掠南行揚泗徐邳勢同鼎沸史可法連疏  
告警弘光曰上游急則赴上游北兵急則赴北  
兵自是長策可法曰上游不過欲除君側之汗

原不敢與君父為難若此兵一至宗社可虞不  
知輔臣何意朦蔽至此乃移旨士英懇其選將  
添兵大聲疾呼士英惟以左良玉為慮不應四月  
十九日召對馬士英力請亟禦左良玉大理寺  
卿姚思孝尚寶司卿李之椿等合詞請脩淮揚  
工科給事中吳希哲等亦言淮揚最急應合兵  
防禦弘光諭士英曰左良玉雖不該提兵以逼  
南京然看他本上意思原不曾反叛如今還該

守淮揚不可撤江防兵士英厲聲指諸臣曰此皆左良玉死黨為游說其言不可聽臣已調得功良佐等渡江矣寧可君父死於北兵不可死於左良玉之手瞋目大呼有異議者當斬弘光嘿然語臣咸為咋舌希哲退曰賈似道棄淮揚矣北兵攻揚州急史可法血奏請救不報揚州破可法死之弘光聞報召群臣議遷都錢謙益言不可馬士英請調黔兵入衛辦走貴陽工科

吳希哲力諫乃止召黔兵一千二百入城命仁  
雞鳴山良玉舉兵不數日病死子夢唐東下至  
采石為黃得功方國安所敗故聞封得功為靖  
國公并晉大鉞大典太子太保五月初九北兵  
渡江次日弘光宵遁馬士英奉太后召黔兵護  
衛走浙弘光駐太平府二十里外投黃得功營  
中尋被俘馘士英到杭欲挾太后垂簾聽政撫  
按不從遂奉潞王監國而北兵已薄城下潞王

聽浙撫張秉貞計決意歸降士英知在下免遂  
逃至東陽寄頓家口於巍山趙氏聞魯王監國  
台州復帶馬兵三百餘人也匝清溪上表請朝  
東澣布衣張岱上書魯王曰臣岱謹啟為監國  
伊始萬目具瞻懇祈立斬弑君賣國第一罪臣  
以謝天下以鼓軍心事臣聞舜受堯禪誅四凶  
而天下咸服孔子相魯誅少正卯而魯國大治  
在彼盛昔猶藉風勵况當天翻地覆之時星多

宿易之際世惟悖逆反常人皆頑鈍無恥反身  
事仇視為故套係頸降賊奉作法門士風至此  
掃地盡矣倘不痛加懲創則此不痛不癢之世  
界滅亡無日矣安問中興安問恢復哉吾主  
上應天順人起而監國太祖高皇帝之血食  
一日未斬歷代帝王之衣冠文物一日未絕皆  
係於主上之一人此時猶不上律堯舜下法  
湯武立奮乾剛蚤除妖孽則主上且為太

祖高皇帝之罪人區、臣下又不足道已臣見  
賊臣馬士英者鬼為藍面肉是腰刀借兵權為  
公論妄稱定策元勳以紊序為私恩遂欲門生  
天子傾酒為池懸肉為林即此是致君之術彌  
天太保編地司空何在非貨殖之門半壁江山  
白獸、送與北騎一鞭殘角思、走出南京  
當其提兵鳳泗也闖賊犯都 思宗殉難君父  
臨危按兵不救如漢高追項羽失利與韓信

越期會不至然漢高尚在固陵而先帝竟死  
社稷較之韓彭其坐視更惡及其迎立弘光也  
永定二王存亡未卜桂惠瑞二王計報未聞徒  
以軍中欲立福王一語遂市私恩擅行冊立如  
李輔國遮留太子以自取富貴然肅宗尚受父  
命於靈武而士英止恃兵變於陳橋較之輔國  
其專擅尤橫其後北騎之渡江也留都根本重  
地高皇帝之陵寢在焉擁兵十萬一日不守

徒收拾輜重鼠竄狼奔如伯誣之多携寶玩雪  
渡錢塘然伯誣之去尚為吳主行成而士英之  
走止為一家保命較之伯誣其機詐更深其後  
左兵之南下也良玉上疏以清除君側為名士  
英膽落盡以江南之雄兵猛將悉駐蕪關上流  
控禦史可法血書請救置若罔聞如盧杞之堅  
拒懷光恐其面駕然盧杞止矣軍心而士英竟  
覆社稷較之盧杞其敗壞尤烈其後弘光之被

陷也新主嗣統踰望中興士英兵權自握政人  
自操從不講戰守之事止知工貪黷之謀酒色  
逢君門戶固黨及後事敗理今從亡乃士英猶  
擁兵衛三千携妾媵滅獲歌兒舞女二百餘人  
金珠寶玩錦繡紈綺數千餘楨獨不能携帶弘  
光一人一騎使其進退無門卒陷死地如飛廉  
之助紂為虐卒致死亡然飛廉廉終為紂而死  
於海隅士英棄弘光而逍遙外郡較之飛廉其

狡猾更亮其後沿途之逃竄也士英調黔兵入  
衛意欲辦走貴陽凡所過州縣需索供應鞭撻  
居民有閉門不納者輒架大砲攻打城破蹂躪  
燔劫一空如公孫述之乘亂草竊欲據蜀自雄  
然述猶保郡自守而英乃縱兵鹵掠較之公孫  
述其叛逆尤著以士英之慘刻士英之奸詭士  
英之凶暴士英之叛逆萬死猶不足贖而世之  
切齒士英者以其賣國欺君竊比為今之秦檜

臣謂士英何如人乃敢上擬秦檜耶夫秦檜朝  
佐高宗主持和議不聞以高宗性命白送與金  
人而南宋六朝一百五十二年天下以和議緩  
其亡者為功不小今試責士英以澶淵一日之  
盟士英其能之乎如士英者徒事貪淫不思恢  
復有韓侂胄之嗜慾而無其志氣有意偷安不  
能留戀有賈似道之荒淫而無其福德自立城  
府斥逐言官有李林甫之蒙蔽而無其智謀等

而下之即欲取法於卑、三相尚且不能迺欲  
頡頏秦捨耶潛逃至浙更復無恥見太后則假  
太后以垂簾見潞王則尊潞王以監國見浙撫  
則借浙撫為鳩巢見方營則倚方營為鬼窟東  
奔西走不能相容直待杭州已失猶思蒙面屈  
膝投誠不意外邦反存正論謂弘光奸輔欲捕  
殺之士英始狼背而走奄至東陽已一月餘矣  
今聞 主上監國天台不思魑魅難見禹鼎行

顏甲而來希圖攀附夫以南都舊臣朝見監國  
新主趨跼殿陛束身請罪則亦已矣乃復帶馬  
騎數百餘人駐匝清谿渡口上表請朝候旨定  
奪儼然董卓曹操伏兵道左劫主遷都之狀蓋  
其目中尚知有人否耶臣謂子嬰繼統尚能族  
斬趙高建文遜位猶自手誅輝壽彼庸君孱主  
至國破家亡之際猶能迴光返照雪恨報仇况  
我主上睿謨監國聖政伊始寧容此敗壞決

裂之臣玷辱朝宇乎臣中懷義憤素尚俠烈手  
握虎臣之推腰佩施全之劍願吾主上假臣  
一旅之師先至清谿立斬奸佞生祭弘光敢借  
天下第一之罪人以點綴主上中興第一之  
美政風聲所至軍民必踴躍鼓舞勇氣百倍傳  
首北鄙有不震竦罄服退舍避之者請斬臣頭  
以殉可也疏入監國召岱至御榻前詔以先殺  
後聞岱即帶兵數百人往躡之士英宵遁江上

見其私人方國安挾制魯王斥逐張岱令士共  
統兵汛地協守錢塘士英復與大鉞合營共事  
丙戌北兵渡江士英逃至台州大鉞介紹投誠  
即命士英說降方國安同破金華立功自贖士  
英與國安力破朱大典希圖叙用至福建順昌  
貝勒指士英與國安疏請隆武出關願為內應  
事在已降之後遂將叛官方逢年等七人駢斬  
延平城下獨士英寸齧之

阮大鍼懷寧人萬曆丙辰進士天啓間為吏科  
都給事中厠身魏璫與楊左為仇丁卯魏崔敗  
大鍼名銅逆璫城旦歸里與涿州馮銓稱莫逆  
釀多金力蓄翻案特以先帝喜怒黨人堅執  
不允家居以詩酒自娛多作傳奇寓言解嘲甲  
申國變與馬士英謀立福王未幾日馬士英奏  
薦逆案阮大鍼以知兵賜冠帶陞見舉朝大駭  
閣臣高弘圖請下九卿會議士英曰會議則六

鉞必不得用弘圖曰臣非阻大鉞舊制京堂必  
會議迺於大鉞更光明士英曰臣非受其賄何  
所不光明弘圖曰何必言受賄一付廷議國人  
皆曰賢然後用之耳弘圖出即乞休士英復為  
大鉞奏辨言魏忠賢之逆非閹賊可比且攻弘  
圖曰廣諸人護持局面謂于所愛而登之天者  
即曰先皇帝原無成心也于所忌而錮之淵  
者即曰先皇帝定案不可翻也欺罔莫甚姜

曰廣奏言臣前見文武紛乾既慚無術調和近  
見逆案掀翻無能豫寢遂使先帝十七年之  
定力頓付逝波陛下數日前之明詔竟同覆  
水梓宮未冷增龍馭之淒涼制墨未乾駭四方  
之觀聽惜哉維新遂有此舉臣所惜者朝廷之  
典章所畏者千秋之清議而已郭維經奏言案  
成先帝之手今寔錄將修若將此案抹殺不  
書則赫々英靈恐有餘恫非陛下所以待

先帝若書之而與今日起用大鉞對照則顯  
令旨未免少愆并非輔臣所以愛 陛下也惟  
願 陛下愛祖宗之法因愛 先帝并愛 先  
帝之絲綸呂大器奏言 先帝血肉未寒爰書  
凜若日星而士英悍然不顧請用大鉞不惟視  
吏部如芻狗抑且視 陛下為弁髦給事中羅  
萬象奏言輔臣薦用大鉞或以愧世之無知兵  
者然大鉞寔未知兵恐燕子箋春燈謎未見枕

上之陰符而袖中之黃石也伏望許其陛見以  
成輔臣吐握之意禁其復用以杜邪人覬覦之  
端御史詹兆恒疏言欵案諸人久圖翻局幸

先帝神明內斷確不可移 陛下蹕御龍江痛

心 先帝異變與諸臣抱頭號哭百姓聞之莫

不洒血搥胸愿思一報近聞燕齊之間士紳皆

白衣冠纓 先帝而呼天驅殺偽官各守險隘

此誠 先帝德澤在人國憤非常有以激發其

忠義耳今梓宮夜雨一杯未乾太子諸王六尺  
安在國仇未報而忽召見大鉞還以官帶豈不  
上傷在天之靈下短忠義之氣懷遠侯常延齡  
太僕少卿萬元吉御史陳良弼王孫藩左光先  
兵部侍郎尹民興等皆連䟽糾不聽大鉞召對  
稱旨復具陳聯絡控扼進取接應勦賊四着又  
陳長江西合三要十四隙竟用為江防兵部侍  
郎左都御史劉宗周初至首言大鉞進退關係

江左興亡士英從中主之皆不聽大鉞於次日  
即出江蒞事元年正月陞大鉞兵部尚書賜蟒  
服三月十九日設壇太平門外百官素服望祭  
先帝獨大鉞後至哭呼先帝而來曰致先  
帝殉社稷者東林諸臣也不盡殺東林諸臣不  
足以謝先帝今陳名夏徐汧等俱北走矣柰  
何大鉞日與楊維垣謀必欲盡殺東林復社諸  
人大獄將起尋以上游告警姑緩或夜半書六

英堂中云闖賊無門足馬橫行天下元克有耳  
一元直搗中原求其人不得四月左良玉傳檄  
提兵向闕除君側之奸兵由九江而下將抵蕪  
閩士英大懼命大鍼同黃得功方國安等上江  
堵截大鍼日以誅殺東林為事乃上疏請殺從  
逆光時亨周鍾武愆又殺原任武德道僉事雷  
縉祚禮部主事周鑑、與鍾從兄弟也負時譽  
與大鍼有隙士英叅鍾從逆謂鑑當連坐演祚

亦與大鉞有隙大鉞奏其不忠不孝四人同斬  
左良玉死加大鉞太子太保五月弘光宵遁馬  
士英棄之走江南以書招阮大鉞清王子貝勒  
入都百官朝賀王子方坐定即問阮大鉞安在  
有應者曰在上江王子曰阮大鉞是中國才子  
當大用後大鉞跳身走會士英蓬首跣足止存  
一禪士英因與同至金華再至江許未嘗少離  
左右而大鉞已有異志到浙作間能書滿字凡

江上軍機舉動一：報聞丙戌六月北騎以水  
涸伺間東渡馬士英帶兵走台郡大鉞逍遙湘  
湖北使至加以內院職銜同貝勒恊勒金華大  
鉞大張告示內言本內院雖中明朝科甲寔淹  
滯下僚者三十餘載復受人羅織插入魏璫遂  
遭禁錮抱恨終身今受大清特恩超擢今職語  
云士為知己者死本內院素稟血性明析恩仇  
行將扞赤竭忠誓捐踵頂以報興朝恐僉士民

識暗無知妄議本內院出處特揭通衢使衆知  
悉隨征金華城破大鉞搜朱大典外宅得美女  
四人宣淫縱慾過仙霞嶺中風墮馬已不能言  
咋舌而死

方國安字盤石浙江諸暨人少無賴逐糶捕淫  
酒使氣擄人里不齒數至私牽其族人耕牛買  
之為牛主所覺於是族人共逐之不令即祖祠  
國安野走從軍隸寧南侯左良玉下聽總督兵

部尚書虛象昇節制堵賊楚中國安短悍先登  
自卒伍起歷管軍弘光中良玉既封侯國安亦  
陞總兵故與輔臣馬士英善乙酉良玉稱兵內  
犯以清君側為名兵至潯士英懼命阮大鍼督  
兵十萬往逆上流國安潛通士英以舟師四千  
來歸時靖南侯黃得功疑入左間士英出國安  
款表乃信良玉病卒于軍其子夢唐遂率其兵  
降清五月鎮江不守士英深結國安自回勸

帝出奔黃得功軍蕪湖而身私走浙國安以其  
兵護其輜重道頗殘殺德清知縣趙士和方詣  
杭州而清兵亦至對仗萬松嶺勝負不一先是  
諸生沈乘以方兵可以戰清謁士英請屯北關  
禦清士民方恨士英入骨并畏方卒暴橫且潞  
藩慈和計宜投款于是競起殺棄國安以人心  
不可恃渡錢塘欲就食金華時鄉紳朱大典閉  
金華拒守嚴國安不得入反攻不利遣紹興諸

生鄭遵謙等起兵咸持戟以應七月迎魯王監  
國紹興國安盡以其兵合守江干進復富陽于  
潛等縣屯朱橋與清督張存仁對仗並無一投  
拜鎮東將軍國安有從子元科機便善戰嘗逐  
北存仁拔又不及忍斷其馬存仁為再易馬救  
脫去元科因知名自負浙東倚以辦清元科氣  
無清也國安挾兵勢私士英䟽復入相衆議騰  
沸曰此錢塘尺水不比揚子馬酷斷送人死不

與于是生員陸字煬等至草檄斥之百姓爭隄  
門以拒士英重拂人意且止時富陽等縣復陷  
清朱橋常清礮便乃棄朱橋退屯潭頭當是時  
江海無不守國安專營上流亦往、登岸報捷  
封鎮東伯尋進侯魯監國使閣部張國維監其  
軍欲一國安之權奔走諸義會隆武已受江上  
諸表賀晉國安公爵國維乃請遵漢故事築壇  
拜國安上將軍亦封鎮國公尋以武宗嘗自稱

鎮國公改封荊國公錄其以楚師來歸南都往  
績仍賜上方劍便宜行事得節制諸軍久之諸  
軍故不奉國安節制也國安勇而少謀其選鋒  
皆可組擊百萬故清無一能渡突方營而其裨  
偏日馳觸清；每為驚去或有進潛兵浙西反  
攻武林之策國安連發七營而將下忍前國安  
亦止嘗曰吾旦渡江走馬六橋花也或蜚語興  
國公王之仁意清不為魯力獨安國深相信舉

酒賀曰非王將軍固西與大貴國安馬腹鞭十  
二月國安約諸師大舉而先鋒威遠侯方元科  
適護病元科曰俟來年二月元科病起國安不  
聽遂以漢土營銳師輕入五雲出西湖而監軍  
國維以其師為後援計洩清督張存仁預鞬西  
湖三門而伺驍騎歸截其援監軍師不經戰先  
潰江上前銳師進當堅無所得退無歸一日而  
盡元科涕曰吾見吾師之不返也深入無援古

所忌大將軍久行間而忘此乎自是江上之氣  
沮饋餉缺五月義師散錢塘沙漲清騎益伺上  
流國安所守上流迄桐廬兵分益單清有飲馬  
中流馬逸過渡方師一聞散自北其營頃刻數  
百里盡六月朔監國棄紹興避台國安以其衆  
趣駕甫至台而監國已蹈澣去國安疏請登陸  
保黃巖為後圖上不應清師疾至黃巖使馬士  
英說國安國安遂先髡髮下令軍中有不從者

斬至浦城與馬士英方逢年楊鼎卿方元科等  
同日被戮國安不識字凡有移會使人旁讀之  
所改竄多合文理當至危不懼談笑自若賞罰  
嚴常懸大金使人上卮酒為壽不惜也犯者劓  
將以下不假進以竒計率不解其卒工對搏而  
走險擊虛諸法無所事尚氣故其部傲不下人  
石匱書曰馬士英弄巧成拙欲用大鉞而反為  
大鉞所用亡我宗社肉其足食乎大鉞在 先

帝時每思辨雪逆黨蓄毒未發至此變後遂若  
出柙之虎魚哮無忌及用間既成超擢內院國  
門一示掃地盡矣嗚呼操莽溫懿猶知修飾邊  
幅大鍼一敗至此與彼偷牛劇賊抑又何異哉

石匱書卷第四十九

陳劉張黎姚陳蘇彭王列傳

陳子壯號秋濤廣東南海人萬曆己未賜進士  
第三人授編修天啓辛酉奉命祀南海甲子出  
典試兩浙魏璫用事所在營生祠索子壯題柱  
且匾其堂正色拒之會父給事中熙昌極數忠  
賢罪觸廷怒被黜囚并坐子壯試錄擬程誹謗  
不敬同日去朝田居十年烈皇帝踐阼逆黨散

落熙昌都諫而子壯旋以宮諭居憂又五年晉  
少宗伯入為講官多裨益 上嘗稱先生而不  
名丙子有宗才樞授之議踈戚尊卑頗未協子  
壯力爭之以為事有未必然者三有不可行者  
五語激切 上怒且廷杖幸聖母太后垂涕道  
帝廷臣亦連諫申救配贖而還構雲淙書院以  
自娛弘光改元以禮部尚書兼詹事敦促總用  
甫抵金陵而南事復壞隆武改元年詔子壯以

大學士兼大司馬督兵援贛兵及大庾嶺而延  
平不保且止粵陷子壯潛跡九江明年丁亥清  
撫佟瀕子壯急一見已脫去謀舉兵起義旗出  
號海上治戰艦衆數千人同事者下一部而陳  
邦彥一師最堅嘗與倚角窺廣州邦彥與約七  
日一應並起子壯先之事洩內應敗退保高  
明時邦彥亦保清遠清先破清遠疾攻高明旬  
日失援子壯被執怒髮張目不一屈大言曰吾

世受國恩且身為大臣無不死臨刑呼高皇  
帝不絕口磔且盡猶聞其氣曰白日忽暗無色  
人多太息時年五十有二所著有南宮集行世  
時與子壯共義烈死有麥而炫朱實蓮二人而  
炫字章闇高明人崇禎辛未進士官御史協守  
高明城破走東安被械見害寔蓮字子潔南海  
人天啓辛酉賢書歷任臺諫署守高明城破被  
執與子壯同日被刑

劉中藻號洞山閩之安福人崇禎庚辰進士授  
行人甲申之變中藻以計潛匿或誤傳以為從  
賊中藻憤此誤必欲創為過人以白其心于天  
下乙酉唐藩正位擢中藻兵科給事中而魯藩  
時監國紹興唐使中藻奉詔下魯因馳手勅諭  
江上諸公且懷印晉其勲中藻性敏辯五官可  
互用方召對向帝前作長短言竟至日晡皇  
后親為調羹賜之中藻懷疾至魯未謁王而先

遍歷諸宮騰閣諭且曰閣中聖人負不世之姿  
身歷艱難練時故于書籍無所不窺自奉儉推  
誠與人勤于政不設宮婢皇后侍燭每達旦三  
詔皆從御草群臣不借一筆請竟讀此詔無不  
把淚奮袂而起極知魯功師臣暴露江上久而  
王謙而王分猶子而王冲而文或以坐享無事  
則閣之受群臣堅請乃在七月魯尚未監國也  
唐以叔父事先無兩大則魯宜有所自處矣時

魯諸臣競奔慕唐賢聲意以可任見中藻皆喜  
以故中藻身未三四日振言無數百言而江上  
數十萬之師咸南向受命因中藻馳表入閩稱  
賀其自閩部張國維而下三四臣奉魯如故中  
藻乃請謁王中書謝雲生廷詰中藻中藻沮會  
閩督鄭芝龍私表及魯稱魯功德願驅馳勿後  
此觀望故智王以為果然由是不肯開詔曰叔  
父能大餉我師亦協守江上事定而後明年

閩因稍移餉江干被叔督餉使臣陸清原被  
殺魯不問五月魯事敗芝龍撤仙霞之守八月  
閩事亦敗中藻走海上集諸師出沒挺旗幟魯  
晉中藻大司馬總制不受丁亥鄖西王兵起復  
建寧監國以鄭彩兵困福清州九月中藻乘勢  
恢安福羅源寧德政和明年復壽寧及泐之慶  
源太順等縣已而清以勁兵破壽寧中藻奇兵  
旋復之己丑魯拜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守

福寧清盛兵攻圍四十餘日中藻每戰必克斃  
清衆萬餘城中糧竭猶枵腹以戰守陴者疲不  
起中藻以忠義撫循之猶擐甲向清以書招  
降之怒斥清使硃批原書示以必死久至食婦  
人食老幼人心不變城垂陷中藻設一座于公  
堂張黃屋于案上供隆武勅印冠帶衣緋取窩  
弓藥名草弩者見血立死自刺臂出血毒入攻  
心將倒入座中藻曰卧而死非丈夫也遂起立

以兩手據案而死城破兵入見中藻彊立皆大  
驚下拜子思誠投井死

張家玉號芷園崇禎癸未進士甲申國變周鳳  
翔且殉難遺書家玉家玉爾雅溫文貌若婦人  
然中懷剛毅大節不移書此與訣會為賊所執  
以其年少欲降之作陳情書以絕賊畧曰前翰  
林院庶吉士張家玉謹啓伏惟不沒人之忠者  
所以有忠臣不沒人之孝者所以有孝子如家

王者宜比例古賓臣旌別其門曰有明張先生之  
虛不然臨以刀鋸談以鼎俎余即從容而樂蹈之  
往反游說決不從賊怒繫七日夜勺飲不入口會  
清兵入閩歸乙酉南都復陷與同里蕪觀生扈唐  
王即位閩擢家玉翰林院侍講補起居注未幾兼  
兵科給事中奉勅監永勝伯鄭彩軍便宜聯絡招  
勦等事永勝軍縮不進十一月清圍撫州急永寧  
王手檄請援家玉促彩急進營許灣敵至家玉設

高皇帝位於軍中監而戰設伏山凹佯走來敵  
果及伏蕝家玉揮軍反擊敵舍馬渡河多溺死撫  
圍以解明年正月永勝軍盡撤入關家玉必回新  
城與知縣李翔血戰城南傷箭墜馬裨將林雄奮  
入挾家玉歸城完上手勅許灣戰而建撫復新城  
守而杉關寧朕以子、汝、以父、我晉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巡撫廣信已請練兵潮惠詔賜營名  
曰武興單身入鎮平賊巢諭以大義歸農者數萬

就伍五千又單馳諭程鄉賊黃元吉元吉降復  
得兵數千而八月閩事壞嗣桂藩監國端州而  
隆武介弟唐王入廣州自稱皇帝以禮兵二部  
侍郎勅家玉辭不受十二月清兵入廣州雜髮  
令下家玉與其師林游奮不從通書南海陳子  
壯約共義而順德陳邦彥亦起惠陽韓潤秀聞  
風以兵至同年張元琳為清游說造廬請家玉  
朗誦正氣歌三闋以謝之清撫修復以書至家

玉荅書云孔門高弟 太祖孤臣如玉其人者  
安可以不賢之招之乎遂于三月舉兵復東莞  
稱制以原任儒學訓道張珣為東莞知縣家玉  
身整舟師擬走省會而清兵疾至先攻萬家祖  
水師來援戰團潰東莞復陷清得張珣而殺之  
珣家玉諸父也清移攻家玉相持者六七日戰  
不利敗走虎門祖母陳母黎妻彭俱烈死家玉  
作流言稱神助以動其鄉于是各保復並樹義

旗以應清兵復大至家玉盛旗幟偽為堅壁  
去還伺擊清情歸獲大勝盡奪敵舟兵勢復振  
出沒海口常泊鉄岡夜潛即清要害或發砲或  
題詩或立幟以勞清守且亂其算清人驚以為  
神走龍門十五嶺故有義圓萬人素聞家玉  
能兵家玉就之迎稽首三十里衆推為大將軍  
列龍虎犀象豹五營一鼓下博羅守之敵復至  
又更番出禦戰一而休四復偽為神至城上紅

光數丈云忽益奮四出逐北清計誑久之咽水  
灌城卒飢不可守棄城全師歸龍門于是又變  
五營為二十五營直窺增城增城近省援最疾  
家玉距城二十里而軍斷小木投孔道以殫清  
馬復懸巨木高崖以小兵誘戰敵馳入馬當木  
足折及崖懸下多覆大敗去由是乘勝薄城前  
營搏勝奪敵旗返中軍誤以為敵至陣亂敵以  
驍騎徑搗中軍家玉跳溺水卒蓋戊子十月之

十日也師林洵被執亦及難家玉而能以古法  
治兵惜所用皆其鄉人不如法時 帝踉蹌去  
梧州廣兵躡之家玉與陳子壯陳邦彥互為聲  
勢 上駕西巡得以為安數公之力也久之清  
鎮李成棟反清迎駕給諫李貞以家玉事聞  
上為揮涕罷朝七日贈少保太子太師武英殿大  
學士吏部尚書封增城侯謚文烈家玉無子蔭  
一弟家珍錦衣衛僉事

黎遂球字美周天啓丁卯鄉薦 烈皇帝命廷  
臣保舉薦及遂球辭不就甲申南都再造遂球  
隻身赴國罄其生產治鐵礮百餘行負資軍及  
虔州而金陵不守棄歸與當事建義勸諭積蓄  
以待真人會隆武稱帝入關附首輔何吾驊上  
中興八事大要以援虔為第一義授兵部職方  
司主事尋命練習兩廣水師以應虔之用遂謀  
得監總兵黃志忠一軍度嶺以羅明受為前鋒

戰艦三百餘號遇清兵九牛小技清縱火焚舟  
舟盡大敗遂球與志忠鼓勇壁堅得全餘軍入  
贛共保登陲力堵目不交睫者數十日力竭病  
卧城陷從者俱去獨甥劉師雄與一小奚侍須  
臬清兵入卧室遂球負疴起拔劍睨之兵却復  
出門大呼兵怒還組又及右臂復傷腦而卒遂  
琪自外來視兄亦見害蓋丙戌之十月四日永  
曆中贈太僕寺卿特旨建五忠祠於贛州為揚

廷麟萬元吉姚竒胤龔茶與太僕遂球云久之  
勳卿嚴煒疏請加卹贈兵部尚書謚忠愍磨一  
子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

姚竒胤浙錢塘人父蘭亭多隱德方正課竒胤  
嚴未五十眉白毫垂數寸許竒胤生疑偉長眉  
廣額清矯如鶴立目光所及十燭不能過少讀  
忠肅于謙傳歎不去手曰不勸立前太子是其  
一失顧不得此公此家沒處設座已矣則一謁

其祠夢忠肅袍笏披帷下以身歷奇龍叱曰若  
知重不即不能勝此哉奇龍覺因自負益好道  
動止不苟每以忠孝教人；或腐笑之輒正色  
持不衰嘆曰二字益難之矣家最貧乃喜緩急  
人遇是非按劍不可奪與奇龍交者率感其誼  
務醇淑奇龍未數也舉庚午迄丁丑會試客  
有懷刺謁黃士奇誤投黃國琦所國琦出揖狀  
貌酷類奇龍而客過識奇龍龍大驚失節以為

士奇乃似姚久之知為國琦似姚也庚辰上禮部時國故艱難奇龍不欲見聞疾鞭驢南下中道得雋報曰此日須有用故所戒盡無為也不即赴殿試竟歸閉廬揣摩救時要策即不得或迴步庭中忽驚若此奈何從者不解則奇龍已預度甲申情事遽失聲不覺也于是更號二存以仁禮為期題其壁曰忠孝酬君父清廉與子孫時李賊騷楚復奔秦天下諱言變奇龍有友

吳求履初與同學已竒胤輒北面事之癸未行  
殿試徃別其友<sub>曰</sub>解時務第一指乎竒胤曰敬  
思之友曰無急太子南監國留都矣竒胤大悟  
既試得南海令不敢越言事乃草監國意問謂  
中丞李邦華為條安危甚悉李感歎遂引其意  
上之閣議以為過計不報南歸其友讓之此何  
時乃借人言竒胤悔復馳艸前中丞寃不果甲  
申竒胤快<sub>馳</sub>任抵萬安而聞三月之變恨曰

悔不決前計今欲死不得矣豫章諸名宿進曰  
即北平失事度有以留都興者不能翼太子如  
公議無非乃公不以南海還之如簡書何矣弘  
光中竒胤治南海捐怨謗為肅寃側百姓得休  
息明年留都復變隆武起八閩而靖藩爭之以  
兵垣叔竒胤竒胤斬其使以聞詔以竒胤巡撫  
南粵竒胤謝曰臣分得芻糗食間誠非臣意  
上嘉其忠更下守虔之命竒胤即日單車行上

撫案太息曰乃果有靡室家赤心臣子遂與閣  
部楊廷麟等共守虔竒龍分得龜角尾丙戌清  
人攻虔急歷七月不下十月之三日清得間從  
小南門入火起衆駭散竒龍頌歎曰于公教我  
任重矣遂以戎服為位北拜謝先帝其僕三  
哭勸竒龍且脫觀變竒龍曰失此何所守解襪  
帶授之僕悻不受則下拜僕正色曰做忠臣好  
事若何仇而帶力淺氣不盡竒龍復甦笑曰莫

道忍汝主助我死汝亦有義汝三牽帶聲力則  
得之矣乃竟死子以式留粵初登隆武廣東榜  
闈敗走桂林為詞林請父謚得加兵部尚書謚  
忠閔桂林破以式為僧共收葬瞿張二公在全  
鎮幕中竒胤既殉賴其友在浙聞訃曰二存誠  
不負所學哉方燈下走筆記竒胤始末忽四壁  
慘々若動久微聞有聲友曰二存來顧余言  
不寔唯鑒之

陳邦彥字會斌廣東順德人弘光改元邦彥以諸生走金陵上中興政要三十二策不用唐王入閩得其書于戶部郎中蘓觀生歎曰奇才既即位有旨召見未赴即家授監紀推官會邦彥方雋鄉試明年丙戌陞兵部職方司主事贛州被圍急觀生以閩部諸軍屬留南京不進邦彥方監粵西狼兵願前導觀生不可秋延平不守觀生稱密旨引兵還嶺南而贛州敗邦彥請有

八閩勢從漳泉及粵閩下以大兵扼惠潮分一  
軍助我截大庾可固全閩以待真人之起觀生  
不能用十月桂王監國于肇慶觀生不與議矯  
立隆武介弟唐王于廣州使邦彥奉箋端州觀  
桂監國方御舟夜午太后垂簾而廣督丁魁楚  
侍召邦彥問唐故且曰戰與平孰便邦彥曰以  
序無過王者平非名而戰主客不敵不如急正  
大位以屬人心于是擢邦彥兵科給事中使貴

諭還示觀生觀生頗不安會巡撫林佳鼎以舟  
師輕與廣州遇三水一軍覆沒觀生驕邦彥不  
得命變姓名隱高明山中而清兵果自閩來下  
潮惠掩廣州不備執唐王觀生自縊以死肇慶  
勢單上奔西粵明年正月清鎮李成棟盡銳  
而西直抵平樂桂林震有余龍者向盜兵江上  
衆萬餘出沒甘竹灘自東粵陷諸負義者徃  
從之邦彥扁舟詣龍軍遊說願共事恢復龍許

詔二月龍計焚清船百餘於東莞遂突廣州清  
撫佟堅壁疾呼成棟西粵還禦龍于是成棟釋  
桂林之攻上踉蹌得保無恙和彥建義旗于  
高明使門人馬應房以舟師困順德時僉都御  
史張家玉不降清擁兵難清和彥投以書我若  
成不成天也敵不敵勢也但使牽清騎使數月  
無西上必綢繆潯梧之間是我變用走魏遺計  
効一丸于西也玉潏然之三月成棟敗余龍於

黃蓮舟數百號被燼應房迎戰死之邦彥復下  
江門收餘燼激以大義勢復振清使人襲邦彥  
於龍山俘其妾何氏子和尹虞尹為質以書招  
邦彥邦彥判其楮尾曰妾可辱子可殺身為國  
家義不有妻子清殺其妾與子時閣臣陳子壯  
亦起義九江矣邦彥密結故廣州衛指揮之降  
清者楊可觀楊景燁等使為內應而又收花山  
盜三千人偽降清得守東門七月與陳子壯約

吾從升海攻廣州東北邀歸路公從內澗搗西  
南戒期是月之七日三鼓內外並起子壯急功  
五之日便以舟師薄城懸示城中清勾懸示者  
窮法得其實可觀與景暉並見害于是清偽犒  
東門守三千人盡殺會成棟方以舟師敗家王  
于新安邦彥度其必反援廣伏火禺珠待之陰  
報子壯請嚴陣毋為其潰舟所突青旗而朱游  
者吾師也成棟果夜過火禺珠舟出芦苇成棟

驚和彥以巨舟橫擊焚百餘艦成棟走和彥乘  
風追之黎明逼不壯軍于壯忘初誠以為盡敵  
軍陣動成棟以敗軍反掩于壯軍和彥乃退疾  
破三水高明大敗于胥江新會月十餘伏清遠  
指揮白嘗燦從諸生朱惟泗游說翻城迎和彥  
和彥率師赴之東連家玉扼廣州咽喉絕其餉  
道九月清成棟以水二萬爭清遠和彥設柵橫  
江面清不得戰會北風便搃兵霍師連以火舟

犯成棟成棟走出柵追之數里風變反燒舟退  
猝不得入柵大敗閉城以守成棟以火藥寔地  
崩城：破嘗燦與惟泗見殺邦彥猶率兵巷戰  
自辰至午頭及三及不死走朱氏園亭題絕命  
于壁曰無拳無勇何餉何兵聯絡山海矢佐中  
興天命不祐禍患是櫻千秋而下鑒此孤貞又  
為屈子俱沉之句三章書畢躍水遠清騎至掖  
出搵廣州好事爭投楮索遺書邦彥識與不識

咸從容走筆付去清撫佟壯其為人使醫視創  
邦彥知之絕食數日佟知其不可屈乃殺之臨  
刑歌曰天造洵多難臣也江之游書生漫談兵  
時哉不我與我后兮何之我躬以獨苦匡山多  
忠魂後先照千古西向稽首受戮時年四十有  
五明年成棟以廣州降詔以邦彥有全西粵功  
超贈兵部尚書謚忠愍子恭尹獨存廕錦衣衛  
指揮僉事世襲楊可觀者廣州東營指揮隆武

中掇柳慶副將軍丙戌與後衛指揮僉事楊景  
暉降清景暉故為邗彥及門邗彥起二人請為  
內應事洩清使執景暉母一實不知景暉出曰  
暉與可觀之無與毋清釋毋景暉怡受及清責  
可觀言其黨急可觀曰丈夫斫頭耳豈以緩死  
殺天下英雄終不吐乃遍搜縛衣縫挂字數百  
人皆見殺

蘓觀生字宇霖廣東莞人年三十始為諸生

受知於督學曾化龍擢補明經 烈皇帝下保  
舉之令恭議揚一鳳疏觀生以聞觀生妻貧不  
能自達京一鳳子備為養其老母具行李入授  
無極知縣無極經殘城無人觀生至視事祠廟  
日啖二麥飯及暮逃亡漸集民頗休息詔以卓  
異遷監紀同知身先士卒指畫多中機宜陞戶  
部主事調兵部甲申國變率突騎數百人渡江  
南歸清追不及弘光中加戶部郎中督餉蕪嵩

觀生廉橐不滿一金；陵不守倉猝南奔遇唐  
王韋鍵于嘉禾語相得聯舟入閩觀首定擁戴  
之策三鄭附之隆武改元以元勳進吏部侍郎  
兼東閣大學士設儲賢館使觀生主之以延攬  
中原俊傑踰時特賜尚方劍瞻奉南北山陵安  
定楚豫兵民經理浙直文武聯絡川廣兼督閩  
粵雲貴軍務吏兵二部尚書太子太保武英殿  
大學士仍勅廣東歲解額銀十萬兩聽其支用

軍前文武自道府副總而下得專生殺除授賜  
銀章曰天賜忠臣上親祖于殿門觀生以閹中  
猶群持門戶非有報仇雪恥之心力請上幸  
贛州親率六師以張捷伐而三鄭方幸帝留以  
自重議不決觀生遂先赴南安四徵義兵至者  
五十萬餉饋不繼動多制肘每食涕泣觀生雖  
貞潔自守然柔暗為人無長計忽議當前不知  
所決或始是而中背之以故駐南安一年迄無

成功及閩中不守倉惶入嶺至廣州聞桂王監國梧州平粵伯丁魁楚柄用觀生素與魁楚却不與議乃迎思文皇帝介弟唐王聿鎮立之改元紹武封觀生為建明伯蒞本兵事時桂監國行在端州觀生治兵內攻高峽三水之間無不血戰久之戰勝意驕時城外陸寇為花山砦水寇為石徐鄭馬四姓兵觀生雖撫之尚矯不馴白日殺人市中懸其腸達官之門莫敢呵問觀

生誤聽清問不少脩及清兵入欲突圍走城閉  
過吏科給事中梁濬問計濬曰俱死耳觀生乃  
大書壁大明忠臣義國當死國闔戶自經明日  
濬獻其屍於清觀生年五十無子

彭期生字觀民江右安福人萬曆丙辰成進士  
移教新安入補水曹尋出為南昌知府期生居  
官清約多惠政郡民愛戴之明年乙酉寧南侯  
左良玉舉兵東犯闕其部將金聲桓據九江會

留都復陷聲桓歸清逆流徇南昌走巡撫曠昭  
以檄下期生期生焱義憤大建旗鼓草檄討聲  
桓聲桓提勁師感吉安燁火充斥數百里內守  
令相繼解綬去吉安益孤不能守乃退保奉和  
以声息招徠義旅于是學士楊廷麟光祿蕭士  
瑋揚仁愿咸以兵來會當是時傳弘光駕幸杭  
州期生間道走表則上已從太平黃得功軍清  
人携之北去不返而潞王監國杭州僅三日亦

北去不返表不得達至七月始聞隆武建號閩  
中人心稍定廈督李永茂檄期生控興國以固  
廈門戶時閣部蕪觀生以粵兵至御史陳賡以  
滇兵至而永茂出會萬安逆聲拒別將于泰和  
戰小却再戰吉安之螺子山陳方接滇兵至自  
福安統出敵背清師驚戰再捷殲其都督高友  
諒斬首三千餘級追奔至峽江獲貨仗無算南  
昌聞之大震且捉舟東逸已而諸師不果進九

月拜廷麟督師閣部而萬元吉以制院代永茂  
督度中以期生為光祿少卿兼守嶺北道尋復  
吉安先是清師敗去吉安閉關待清援期生標  
都司熊夢虬間入城為內應夜率壯士猝大呼  
守者震清兵咸潰去居民開門納師期生乃分  
徇所轄諸縣叙功御史湯芬等交章薦期生改  
授太僕寺少卿奉檄保度中丙戌晉正卿時雩  
都山寇閻王總以萬人作亂前道于頴不能定

期生單騎入其巢諭以大義賊感悅願從鞭弭  
三月吉安復陷清師逼虔四十里而軍左右勸  
期生太僕閒秩可間請去期生拔刀自擬吾必  
與城存亡作書訣其子孫貽曰六月二十一後  
莫往莫來彼此為異國幸英主中興閩浙江虔  
兩粵雲貴川湖尚不至淪胥左衽華夏正統天  
意有歸我既以身許國義不臨難苟免且向脩  
兵文山之廬陵再轉虔中又為文山倡義復仇

故處每覽信國全集中夜悲吟擊節自壯聞車  
駕決策幸虔據上游以觀建瓴濟則祀夏配天  
不失舊物骨肉再聚不濟身非吾有飽烏鳶而  
莖螻蟻幸無復作念時吉安潰兵盡燒舡南走  
守虔者登陴望見益心惻守令或潛出天竺山  
中期生與同事申飭號令葺脩櫓樓士民猶率  
奮臂彭公愛我願與彭公老虔三面距江惟西  
南門枕天竺路出南安孔道而章貢臺倚城起

東北俯矚龜角尾當衝而城外水道十八灘最  
險出石中流如齒舟行齒痕小觸必碎度人計  
且咽灘而禦適濞兩水漲數乘風逆流千帆突  
城下營對岸山麓去城二里許期生自請登章  
貢臺櫻數銳時閣部撫觀生揚廷麟侍郎郭維  
經同知王明汲等及副將徐日彩劉天駟分門  
而守制院萬元吉左右策應城守堅敵日每三  
四攻必却去五月敵舟相持膠沙不得去夜刻

之逐北三十里乃踰月而聞事敗駕亡去汀韶  
路絕人心皇、觀生扈駕走粵勢益蹙十月三  
日招御史姚竒亂臺上酒酣太息曰吾輩保危  
城七閱月矣行在不卜何所援絕力窮義與城  
俱生吾同鄉共事千里外死亦不孤援劔歎  
滿四下乃罷飲謝去方巡視守堞忽小南門火  
起知為北師所乘急揮兵馳救門開滇廣兵塞  
道南奔將吏號請期生出保南安為後圖期生

不肯曰：度吾睢陽也。揮衆散去，復還章貢。寶蓋  
樓下，顧五蒼頭各持吾絕命辭。或一者以歸，拔  
劍自刎，競抱持不得。死從容曰：速去，毋令吾辱  
敵手。即否若咸往伺敵，且如何則間投繯而盡。  
四日之辰刻也。五蒼頭張卿者，懷印走署中，急  
投池死。唐道病創死，馬吉國正俱被執。吉見殺  
而國正間道逸歸，絕筆藏衣帶中。道掠去時有  
舊掾吏林桂芳等為倒塌掩期生遺骸，已焚之。

而葬其骨臺上書寸木識之後更塋天竺山下  
子孫貽遠跡之負以歸兄長宜成癸未進士為  
上澣令清師至棄歸快卒子五孫永孫詒孫  
茂孫億孫獻詒弘光中選貢期生更有盡命歎  
付廬陵諸生胡蓬嶼蓬嶼以示道士文錦

王景亮吳江人崇禎癸未進士仕唐為監察御  
史出守仙霞關北兵至竭力抵禦相持久之北  
兵鳩石工數千開平險隘驅騎過關景亮歎曰

事不可為矣吾以一死報國遂衣大紅章服開  
察院司端坐堂上北兵至拉之使去不肯走北  
兵以刀脅之遂延頸受戮

石匱書曰人臣至國破家亡而舉兵起義事有  
可為則竭股肱之力事不可為則繼之以死此  
起義之定局也蓋起義之人義既不成以一死  
謝君父以一死謝鄉里為吾戰死累死之人一  
死而起義之事盡矣鄭遵謙逃死閩中終葬於

魚腹而事仍不了此起義之一變也方國安馬  
士英以投誠為捷徑而卒受極刑身首異處此  
又起義之一變也若陳劉諸君子事既不成以  
身殉義方不失為起義之人而方鄭輩借彼義  
名以行吾機詐此豈真起義者哉或曰既不義  
矣何謂起義君子曰如其義如其義